

都是为了爱

王小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都是为了爱

王小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都是为了爱 DOU SHI WEI LEA I

王小克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插图：沃保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625印张2插页283,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镇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25,7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3.15元

第 1 章

一、鉴于省建材工业局与市计委、经委、建委及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致，故曙光水泥厂暂不转、停产。

二、由省建材工业局选派一名得力干部任厂长。

三、省、市各有关部门均不以关、停、并、转企业对待。

四、十月，部关、停、并、转企业调查组来曙光水泥厂检查，如届时该厂仍未能摆脱困境，恢复正常生产，扭亏为盈，则不再另议，立即转停关闭。

——摘自五月二十日“五月花”宾馆会议“关于曙光水泥厂问题的决议”。

偌大的厂区象战后的沙场一样荒凉，一捆捆的钢筋、脚手杆遍野横尸。东一堆西一堆的设备葬身于萋萋荒草之中，锈蚀得斑斑驳驳，分不清是报废的，还是尚未使用的。厂区东南角，一字排开五个大成品库，库门外堆了大垛山一般的水

泥，风吹雨淋，早就变成石砣砣了。

黄健一用拐棍捅了捅，额头生出皱纹：“这是哪年的产品，怎么放到这儿了？”

“七八年的。当时搞了一个什么大会战，产量高，仓库放不下。”

“那为啥不用苫布苫好？”黄健一生气地问道。

“当时没有苫布。再说，这批产品质量不合格。”供销科长杨涛在一旁解释说。

“不合格，标号多少？”黄健一抠出一块水泥，仔细察看着。

“嘿嘿，”杨涛苦笑笑，“多少号，反正强度还不如黄土掺石灰。”

“那为啥还要装纸袋子，纸袋子是大风刮来的吗？”

“没办法，当时是一切为会战让路，报纸、电台、电视台帮着吹了一大通。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这玩意儿。为了拍电视片，只好装上纸袋子。”

“交库上帐了吧？”

“那当然，计算了产值。”财会科长谢利江答道：“不过已经全部核销，财政给的退库钱都花没了。一千七百五十吨，退库资金十二万二千五百元整。”谢利江以财会人员的习惯说出了一串准确的数字。

“哼，会战会战，硬逼鸡下蛋。这回尝到苦头了吧？十二万元，扔到水里连响都没听着……马上把这批废物清理出去，别放到这展览。”

黄健一大步奔向仓库，心里沉甸甸的，烦闷得很，一

会儿想到这儿，一会儿又想到那儿。乱，乱到了不能再乱的程度。

五台大型球磨机坏了两对半，全是因为没有正常维修，小毛病酿成大毛病之后报废的。这些个败家子，是非得把裤子穿得破了膝盖露了屁股开了裤裆，无法缝补了再脱下扔掉，就不会趁轻翻翻新，磨薄的地方垫上块布，用缝纫机轧上几条线。谁来也不肯停产维修设备，就是一个劲儿地干，干。真是有科学性的干也行，都是为了沽名钓誉。搞什么会战？设计日产量为五十吨的窑，硬让它一天出七十五吨，煅烧时间不够，原料反应没完成，结果造成大量废品。

这好比到鸡屁股里去掏鸡蛋，掏出来的是鸡粪，反倒把鸡给扼死了。

半成品时就已经是废品了，但是为了完成日产量，根本不挑选就进入磨机，再用上好的纸袋包装，好拍电视新闻。

这又好比把扼出的鸡粪当做鸡蛋做了一锅甩秀汤……他们是傻子，不懂得鸡屁股扼蛋会把鸡扼死，不知道鸡蛋和鸡粪的区别。

保管员吱吱呀呀地推开库房大门。一伙人相随走了进去。

“嚯，出鬼了，库里的水泥怎么反倒用草袋子装？”黄健一实在哭笑不得了。

“纸袋子按计划进的，会战给用完了，以后的产品只好用这种应急办法。”杨涛接过话。

“这个库存多少？”

“三千五百七十吨。”杨涛略一思索，爽利地答道。

黄健一上前打开一个草袋子，伸手抓出把水泥搓了搓，里面已经有细小的硬结了。“这些水泥是咋回事？为啥不抓紧销售？”

“水泥是建材一类，咱们厂的产品都列入国家计划的，归计委统一调拨。今年的基建计划会刚开完，许多计划内的用户还没开工。计委不批计划，物资局不给开调单，咱们不敢往外销。”

“光让吃，不让拉，憋死人不偿命？抓紧销售，不然过了这一夏全报废了”。

“银行不见调拨单，不给结帐。”财会科长谢利江补充一句。

黄健一不满地膘一眼谢利江和杨涛，“银行、物资局不是你们的业务联系单位吗？连这么一件事也无法通融？”

谢利江看看杨涛，杨涛则聚精会神地检验水泥。

“那是修什么？”黄健一指着库外的一处工地问。他有些奇怪，厂子分文没有，工资都是求借的贷款，怎么还大兴土木。

“这就是那个散装罐。”谢利江告诉他：“钱是省水泥散装办公室拨的，准备在咱们厂搞个试点，以后全省推广水泥散装技术。”

黄健一说：“咱们厂停产多日，再能不能干还没定，哪有水泥给他们试？”

谢利江一笑：“咱们厂没有，可以从别的地方调。人家推广的是散装技术。”

黄健一凝神看了一会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圈转下来，快要下班了。黄健一回到办公室，疲乏得

连杯水都不想倒。默不做声地把那条残腿翘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省建材工业局局长王海清正和厂党委书记石义民谈话。见他进来，石义民点头招呼了一下，出去了。

黄健一朝他的背影一拱嘴：“这老兄的脾气可够暴的。和一个供销科长针锋相对地明着干，搅得会都开不成。”

王海清说：“不仅仅是他要坚持下马，杨涛坚持上马。牵扯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时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你得注意，嘴边没个站岗的，这话说得多难听，又带着这么明显的倾向性。”

黄健一和王海清是老战友，老朋友，虽是上下级关系，黄健一也毫不拘谨。“我要是会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不也去当局长了。”

王海清拿他毫无办法，倒了杯茶水递过去。“从整个地区的建材生产布局和曙光厂的客观条件上看，是应该上马而且应该干好。所以我坚持把你调来。”

黄健一长叹一声：“这下可够我喝一壶的了。我做梦没想到，一个这么大，这么老的厂子，会在十几年的时间败落到这种地步。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却象死了多少年，凉得透透的，连肠子肚子都已经烂没了。”

“其实，水泥厂早就潜伏着危机，不过是借着这个机会大爆发而已，你打算咋办？”王海清转过脸望着他。

“好办，给我钱，我保证……”

“给你钱，你先给我一台印票子的机器。”王海清打断他的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一个工厂没有钱，就好比一个人没有血，尤其是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曙光厂这样的企业。黄健一想了想，又问：“跑跑财政局、银行，能不能给解决点儿。”

“前几年曙光厂连财政拨带银行贷，整整九百万，厂子也没搞明白。现在人家都知道你要下马了，谁肯往里搭钱？说是不拿你当下马企业待，真去求求他们试试，保证没门。况且……”王海清踌躇一下，还是说了下去：“‘五月花’会议不是从头至尾给你讲了吗，继续干下去是省里的主张，市里是坚决要求转产，你真的干起来，他们是不会……”

虽然他没把话说完，黄健一也明白了，“不至于吧？曙光厂干起来，也给市里解决了一大难题。他们不会计较谁对谁错，这几年搭钱太多，他们有点儿搭怕了。不能帮忙，也不大可能拆台。”

“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干起来，而在于能不能……”王海清把手慢慢握紧，“若是不赚钱，今后是没好日子过的。”

黄健一撇撇嘴：“只怕是有朝一日赚了钱，你们省局再把厂子收回去。这戏法玩得市里伤透心了。”

“健一呀……”王海清欲言又止。

“嗯？”等了一会儿，黄健一没听见下文，便转向王海清。

“哎，这楼啥时候又接起两层，基础受得了吗？”王海清突然朝窗外望去，惊讶地大声说。

黄健一嘴角向下弯去，微微一笑，默不作声地瞅着以沉着稳重著称的顶头上司。

王海清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一支递过去。

“噢，电子的，好，做工真精巧，地地道道的日本货！”黄健一发现了王海清手里的打火机，拿过来“叭哒”打着，一会儿把调节器放到最大，看着它发出焊枪一样的火焰，一会儿把它拧小，欣赏那颗豆粒大小的蓝荧荧的火花。“好，日本的东西就是过得硬、叫得响。只可惜是个没法加油的，使完就得扔。”

他美中不足地挑剔一阵儿，掂了掂，心安理得地把打火机揣进自己口袋。他吐口烟，两眼依然询问着王海清。

“哦——”王海清恍然大悟，想起刚才的话没说完。

“健一呀，曙光厂的情况复杂，千万不要低估。”

“对，我一定记住，‘铁烧红了不用手拿’。”黄健一认真地点头称是。

王海清哈哈笑起来，仿佛为黄健一讽刺了他感到不快，笑声也不自然。

黄健一也笑了，微微一笑，心里想，你这个滑头，准是有重要的情况瞒着我。刚才说漏了嘴，借个茬好改改口。就这句“情况复杂”，你犯得着绕这么大的圈子？他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打量着从此属于他的宽敞的厂长办公室。他走到写字台旁，挪了挪那台红色的汽车形状的电话，头也没回地说：“裴子良死三个月了吧？”

“三个多月了。”

“我总觉得好象是昨天的事。”黄健一自言自语着。

“唉，怪我呀，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就好了。这个破厂子硬把他累死了。”王海清的话语里隐着深深的内疚。“他高血压，动脉硬化，我都知道，就是没想到会……”

“可你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听不出黄健一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啊。我实在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人。再说，也寻思你在那儿总不是长久之计，早晚得回来。现在，”王海清提高声音，“我还真后悔了呢。”

黄健一吃力地站起踱到窗前，久久注视着脚下的厂区。

王海清站到他身旁，“健一，回去吧，着急也没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黄健一回过头，说：“你先走吧，我歇一会儿。”

“那，好吧。有事打电话找我。”

“你以为能让你轻闲？”

王海清走到门口，又回过身：“健一，千万别打那个散装罐的主意。那件事已经通天了”。

黄健一点头。心里却在琢磨，刚才他想说的就是这句话？这话也不用藏头露尾，吞吞吐吐。

满打满算五个月的时间，要想恢复正常生产，还要扭亏为盈，才能免遭关、停、并、转之难，谈何容易！

“生死关头，生死关头！”黄健一心里默念着。

黄昏时分，座落江边的曙光水泥厂冷冷清清。不耐寂寞的麻雀叽叽喳喳叫着，成群成群地飞起，又成群成群地落下。

黄健一缓缓行走于甬道上，触景生情，一股忧伤油然而起。

隐约传来一阵汽车马达声。他看见门卫室里走出两个老人，吱吱呀呀关上沉重的铁门，插门落锁，其中一个悄悄对

另一个说句什么，就回到门卫室里去了。

“嗨——”随着一声长长的汽车喇叭声，一辆解放牌汽车从厂区冲了出来，“哧嘎”一声，停在门口。驾驶室跳下一个瘦长的年轻人，把一张纸条递给站在车前的老头。

老头一边看条子，一边听年轻人讲着什么。半晌，他才商量似地说：“大夏，不行啊，下班后谁也不能往外拉东西，这是厂子定的。”

“老王师傅，那是哪年定的规矩？怕是你那时还象我这个岁数呢！”被叫做大夏的年轻人轻松地说着。

“哪，这才几年……”老王头心眼实在，给棒槌就认“针”。

大夏笑了，一棵烟硬塞了过去，“喏，过滤把子，尝尝吧。香港进口的，挺有劲儿。”

总不能卷人家的面子吧？老王头犹豫地把烟接过来，刚想夹在耳后，吧哒，打火机喷着摇头晃脑的火苗凡凑到鼻子下来了，没等他缓过劲儿，又细又长的烟卷冒上烟了。

“咋样？”

老王头难为情地吹吹没有烟灰的香烟，含混地应答着：“中，中。”

“那就开门吧。”

“开门，开门——啊，不，不是，”老王头明白大夏不是问烟味咋样，更没了主张，“这烟，不错不错。”说着，把烟掐灭了，象要还人家一样已经使坏了的东西似的，似笑非笑地咧着嘴，摆弄着大半截烟头。

大夏见状，搓搓手，无可奈何地抽出一支烟，叼在嘴角，耐心地说：“这不，杨科长这有条子，特意关照的。给银行陈行长的，他家要修个花窖，白天拉怕影响不好，就是要下班拉。你看，咱们厂的车，咱们厂的人，包装包送包卸。嘿嘿，实行三包了！便宜了车上这四个小子，两个小时，一天的工钱到手了。”

老王头想了想，看了又看那条子和票子，仿佛想鉴定一下真假，摘下花镜凑到眼前仔细端详了一阵，才笨手笨脚地爬上车去查看。

“啊，这哪是砖头，不都是耐火砖吗？”老王头惊叫了一声，翻腾了几下，“你看看，你看看，底上下清一色，全是整块的。”

“啥砖头不砖头，就这玩意儿。明有票子，暗有杨科长的条子，你就放行，没错。”

老王头下了车，拉住大夏的胳膊：“我说，不中啊。这耐火砖是五八年大炼钢铁那阵一元钱一块买的。这一汽车一汽车的才卖两元钱，不是把厂子折腾黄了吗？”

“爷们儿，不是我说话不中听。厂子黄不黄该着你啥事？又不是旧社会，大锅饭里总有你一碗，你可是多余操这个心。人家陈行长还给两元钱，那么多一分钱不给你也不得受着？”

“我不在班上管不着，谁愿拉啥谁拉啥。我在班上，出了事不得我兜着吗？”老王头从保护厂子的大目标下降到保护自己的小位置。

“实话和你说，爷们儿，陈行长要是一翻脸，不给你贷款

了，咱们就连工资都开不了，全傻眼。”大夏掰开揉碎地和老王头讲着利弊。

“别，开不出工资我管不着，有财务科呢。车不能走。”老王头摇晃着脑袋，软硬不吃。

大夏急了，“我说老王师傅，你也太不明事理了。你为厂子，我为个人？这钱要是贷不来，厂子就得黄摊，到时别说砖头，怕是连个洋钉都剩不下。你掂量掂量，哪头大哪头小？”

老王头不想掂量，也掂量不明白。厂子黄不黄是厂长、书记们的事，我的责任只是把大门，就象大门上挂着的那把烧饼大小的铁锁一样，想不用钥匙，随便什么东西使它吧哒开开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天生性子绵软，又欠着人家一支进口烟的人情，嘴有些短，太硬气的话更说不出，只好频频摇头，摆出一副很真诚、很可怜的样子，似乎是他求着大夏而不是大夏求着他。

车上的四个小伙子不耐烦了，把驾驶室的铁盖子捶得咚咚响，一阵大呼小叫：

“哎，快走吧，哥们儿还瘪着肚子呢……”

“快点儿，别闲磨牙，再磨蹭哥们儿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猴）了！”

司机让装卸工们捶棚子震得火起，突地打着火，就要开走。

“不行，票子上开的砖头，拉耐火砖不合乎。”老王头见事不好，急忙站到车前，大声喊叫起来。

汽车长鸣着喇叭，尖厉的叫声震得人心直颤。年轻的司機笑嘻嘻地把着方向盘，轻踩油门，汽车徐徐前进，保险杠顶得

老王头连连后退。老王头情急，转身抓住汽车鼻梁子，老牛顶架似的用上了劲儿。

大夏怕开车的愣小子不小心刮倒老王头，弄散这把老骨头，又怕老头岁数大，腿脚不利索，躲闪不伶俐，摔个跟头把势的，便上前去拖老王头，嘴里爆苞米花般地喊叫着：

“快躲开，躲开；别开，别开……唉呀，锁着门你能出去吗？……好好商量商量……”

“不许动！”门卫室里传出一声断喝，一个老头出现在门口，二目圆睁，手里平端着一枝半自动步枪，夸啦一声推弹上膛，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汽车，“哄抢物资，打死勿论！”

汽车停住了。枪口又移向大夏。大夏傻眼了，一个劲儿往老王头身后躲。老头子不能真打，这他心里明白。可老头子岁数大，手脚不听使唤，抖抖嗦嗦地真搂响了，自己挨上家伙可就倒霉了，上哪儿讨公道去？

“赵师傅，赵师傅，有话好说，快把枪放下，万一走了火可不是玩的。”

老赵头压根儿不理茬，枪一摆，说：“马上去把车给我卸了，有话回来再说。”

“哎呀呀我说赵师傅，这好不容易装的车……这么行不，我现在就给杨科长打电话，请示请示，看他咋处理。”大夏躲躲闪闪地绕着枪口进了门卫室，抓起电话拨了个号，说了几句话之后，把话筒塞给老王头：“王师傅，科长和你说话。”

老赵头一把拦住：“不接，供销科还管着门卫了？就他

娘的不让他们走。”

“老赵师傅，你何苦充这份‘光棍’儿，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坐蜡的不是老王师傅吗？”大夏似在替老王头着想，给了老赵头一句。

话筒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对方有些不耐烦，“喂，喂”地喊了起来。老王头被大夏一番话说得心活，磨磨蹭蹭地想要接过话筒。管咋的也得接电话呀，接了再说。

不料，背后伸过一只手，把话筒拿了过去。

大夏吃惊地转过身，一个干部模样的老头站在面前，朝他笑笑，和电话里讲了起来。

“我是黄健一……对……”

黄健一一直站在远处观望，老赵头端枪冲出来，他才走过来。

“嗯，嗯，可他们拉的都是整砖哪……对，你说呢？好，就这样，就这样……”

话筒重又回到大夏手里。他边听边狐疑地打量着这个不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老头。老头也笑眯眯地望着他。

“新来的厂长？”

“不会是假冒的。”黄健一扬起手里的拐杖。

“听说你是个‘干’派？”大夏单刀直入。

黄健一对这个直率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反问道：“你说呢？”

“当官的事，谁说得准？都是属猫眼的，一天三变。”

“都是，太绝对了吧？”黄健一很有兴致地挑着字眼。

“绝对？绝对都是。我奉告一言，你要是想干，就别得罪银行。”大夏说完，转身就走，“开回去，卸了，让你们卸你们就卸，这是厂长。”

“卸——”几个小青年同时拉长了声，“卸车可以，我们拿的是一装一卸的工钱，卸到松花江里我们都干，再装我们可不管了。”

“你们愿意装不装，给我家拉是咋的？”大厦暴躁地训斥着装卸工，自己也要跳上车。

黄健一拉住他，对车上的工人说：“去吧去吧，工钱好说。到时候，给你们加点……去吧。你就别去了，咱俩唠唠。”

“咱俩？”大厦加重了语气，“有啥唠的，你们动嘴，我们跑腿，咋说咋干。”

他一屁股坐在门前的条凳上，点上一支烟闷头吸起来。

“哎，让我瞅着？”黄健一伸出食指和中指，剪刀似地张合几下，“忘了带，先借一棵咋样？”

大厦没吭声，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盒凤凰过滤嘴。黄健一美美地吸了一口，憋了半天才吐出来，舒舒服服地哼了一长声。“嗨，真神气。”

“神气，那是给人家准备的。”大厦头也没抬。

喘着粗气的汽车发出沉重的吼声，在他俩面前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前走走，后退退，笨拙地调过头，扯起一条灰尾巴开走了，周围重新恢复了平静，黄健一知道，有四只眼睛，正透过收发室那方方正正的小玻璃窗，紧紧地盯着自己脊梁。